

教育新資源與教育市場化

特首選舉塵埃落定，作為教育工作者，筆者自然關注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教育政策。回顧她在3月初發表的政綱，提出「教育新資源」的口號，把焦點放於增加教育資源，提出增加50億元的經常性開支，以用於訂立幼師薪級表、讓合約教師轉成常額教席等。相對起以往歷屆特首，如曾蔭權力倡的幼教學券制（2007年）、12年免費教育與小班教學（2008年），以及梁振英的15年免費教育（2012年）等只重學生的政策，林鄭月娥政綱以改善教師工作環境為主，無疑顯示了她對教師團隊的尊重。

可以預計的是，派糖派錢的保守措施，比追求嶄新發展，把人們推出舒適區（Comfort zone）的教育政策更受認同，阻力亦更少，可是近年社會上卻少有人提起，當初這些「問題」究竟從何而來：幼師為何被取消薪級表？為何會出現合約教師？事實上，兩大聘任問題的源頭，皆源於政府的教育市場化理念。

2006年，小學剛經歷了嚴峻的殺校潮，教育局為方便彈性安排人手（或曰隨時削減人手），容許學校以合約方式聘請新教師，並推出不同類型一筆過撥款，予學校聘請各類非恆常教席；2007年，政府藉推行學券計劃，取消沿用多年的「建議的幼稚園教學人員標準薪級表」，讓幼稚園直資化，幼師薪酬從此被喻為「海鮮價」。此兩項措施，反映着政府一改回歸前的管理焦點，從以往每分錢也牢牢控制的監察投入（Monitor input）改為更具彈性的監察產出（Monitor output），以各種績效指標與服務使用者的滿意度來分配資源，提升教學質素，而這亦是九十年代起政府公營部門改革（Public Sector Reform）的延伸理念。

優點顯而易見

市場化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。在市場壓力與競爭洗禮下，教師必須回應市場需要，更關注家長所思所想，為此，近年家校溝通、社區推廣等已相繼成為各校重點工作；為保持個人競爭力，合約教師（尤其是新入職者）必須自費進修，從碩士、語文基準、到各類音體美證書等，均成為個人職場增值的比併指標。幾年之間，教師學歷在幾乎不費政府分毫的狀況下迅速提升。可以說，市場化政策在解決家校缺乏溝通、教師發展動力不足、辦學成效低下等問題上，得到空前成功。可是，這亦同時帶來一些今天耳熟能詳的新問題。

對學校而言，學校成績是績效表現的最重要指標，而TSA成績便是其一。儘管教育局多次強調TSA只作協助學校改善學與教之用，但經歷多次殺校潮後幸存下來的學校，又能否輕易相信此說法？

為了爭取最佳績效指標，一眾學校不得不把競爭壓力轉嫁至學生身上，盲目操練者有之、犧牲寒暑假補課者有之、勸退成績稍遜者告假避考有之……事實上，我們能否只向學校以

績效問責，卻同時要求學校不要催谷孩子呢？此兩難正是 TSA 操練禁之不絕，學生壓力有增無減的原因之一。

專業角色走樣

對教師而言，社會過度重視市場需要，助長消費者至上（Consumerism）文化，已漸漸令教師與家長間的權力失衡。教師從以往專業角色，淪為教育服務提供者，部分家長則以問責姿態參與、質問、乃至干涉教師決定，並催生出「怪獸家長」的新概念。儘管這只是個別例子，但熟悉香港教育者均知道，香港教師在「市場」面前，早已無甚權威可言。

教者，上施下效也；育者，養子使作善也，教師權威的崩壞，影響的不只是學與教，而是整體社會失範（Anomie），令傳統價值、社會規範與價值觀遭到削弱、破壞乃至瓦解，這個責任是需要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。畢竟教師救不了，便歸家長負責；若家長也教不了，便歸警察和懲教署管了。

面對現時兩大教育問題，新特首能否透過增撥教學資源予以解決？這些問題到底源於教育資源多寡？還是教育資源的分配？這也許需要更慎重的討論。儘管如此，筆者十分認同穩定教師團隊的重要性。畢竟教師是以「生命影響生命」的專業，當教師自身也朝不保夕，靈魂被市場競爭壓榨殆盡，又如何教出樂善勇敢的下一代呢？